

梦断校园

· 亚菲



这是一部关于女人的书，
却又不叫做中国的《安娜·卡列尼娜》……

生活备忘录

——女大学生

疏莎◎著

西安出版社

女人总是在不住的编织着自己的梦，
却同时又在不住地挖掘着自己往里去跳的一口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梦断校园——亚菲 / 琉莎著. —2 版. —西安:

西安出版社, 2010. 8

ISBN 978-7-80594-689-4

I. 梦… II. 琉…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48496 号

梦断校园·亚菲

著 者: 琉 莎

出版发行: 西安出版社

社 址: 西安市长安北路 56 号

电 话: 029-85234620

邮政编码: 710061

印 刷: 三河市华新科达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 / 16

印 张: 21.5

字 数: 317 千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2 版

2010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594-689-4

定 价: 43.00 元

△ 本书如有缺页、误装, 请寄回另换。



琉莎和著名文学家评论家胡之先生在一起。



著名文学、文艺评论家王愚、肖云儒、著名书法家茹桂《梦断校园·亚菲》发布会上。



琉莎和王愚在十所大学生首场《梦断校园·亚菲》报告会上赠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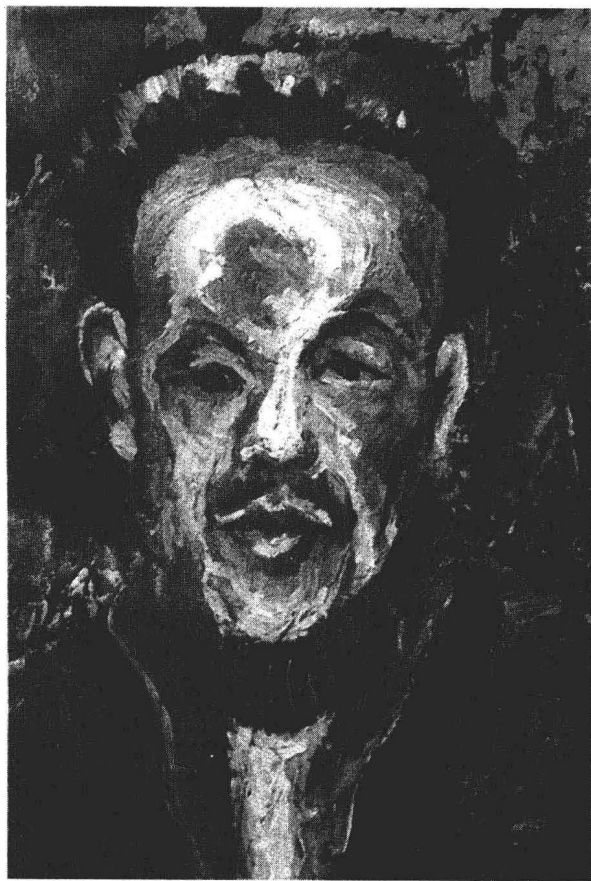


一千二百人会场一角

琉
莎



他的学生说琉莎是列夫托尔斯泰，莎士比亚的合体，我画了这幅肖像，凶却说：『你把我变型了』『一半是卢梭，一半是尼采，从哲学上讲，你是对的。』



一只眼睁 一只眼跳
将问号烙在额头……



写在前面的话

我不想给这部书作序，尤其目下人们都不要思考的境况里。就如狠心的母亲生了儿子又不要去承认这孩子是谁生的一样。三十三万字历时五载，五易其稿，尽力地使它完美，又尽力地做着使谁都不要去读懂它。

这是一部关于女人的书，记得一位西方预言家讲过，在中国这么的国度里不会生出列夫·托尔斯泰来，可我终于做完了我会做的事，又不叫做中国的《安娜·卡列尼娜》。

一种凝注着良知和道德而又使你模糊不定地蓄藏着种种关于淫和私的欲念，如一具从河底里打捞上来的臃肿的没有血色了的毫无挂牵的尸躯，周围却还要围着许多只面目慈善的狗，这世界最清楚不过的东西大概莫白于此了。

上帝赐福于您！

福将您化为祭礼！

人——是一件祭品！

“女人，您在不住地编织着给自己的梦，却为何又同时地不住地给自己挖掘着往进跳的一口井……”。

写到这里，我琉莎不会知道自己会是什么东西了。

琉 莎



楼观台记

秦岭之麓有一山，山中有池、有寺、有庵，传老子说经于此，故以楼观而得名。

环石阶百步，有一小庵，高余丈，宽五尺，檐柱朱色，竖于屋顶，檐间龙纹玉琢，柱端有联：“持善者为人不仁焚香亦枉，怀恶人弃邪修德不揖亦生。”

绕小庵百步，正院，往来行人熙攘，有叟、童、钗、儒、妇。

至上殿，道德经碑林立，壁头残宿露痕，一代风流墨翰千古。

穿廊而过，老子整冠拂袖，相生相得，方闻其声语。

前置一桌，上有香、有坛，旁有一箱，封有黄纸，顶有一口，口下“道真福全”。往者一币一钲，不掬数目而投入，祭香亦可，跪地亦可，还愿亦可，立观者多矣。

一钗(政法学院一年生)方二八，上着蓝布，下牛仔裙衣，拨人而挤入，燃香三枚，恭敬而跪，祷告有三：“一愿分配留城西安；二愿金榜‘研究生’题鸾；三愿(默而不语，两腮泛腴)”……围观者哗然。

背殿置盘，状若磨，上有槌，大若夯。三楼褴妇人，席地燃纸，旁置一篮，内有黄表，清壶，供果。面如表色，闭目合手祈祷……

数刻，取篮中黄纸、对角折三，持于右手，绕香三拂；左指轻弹之；复三。

观纸中有粒、色悦；拍土幸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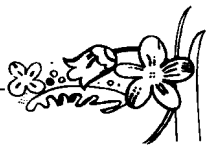
“灵丹除疾乎？”客曰。

对曰：“然矣！”

以金兑纸，辍妇而行之。

东往之，流水潺潺，茂林修竹，登顶俯之，“渭川千亩，气象欣然。”百虑而弃之……

小宿仙池，三人一围，五人一尊，嬉笑喧餐，忽夜总会莺歌伴眠，忽迪斯科翩跹……



珊珊在汉阳姥姥家“度假”的日子超过起先的日期是第八天了，可现在她还是不想从这儿离去。主要在来的一个车厢里她相识了青年少尉林漪，她知道这位年轻军官就是她来的这座城市里署长的儿子。她对能和他的相识；这位军官留给她的印象；那美貌动人的西洋人一样的蓝的眼睛；悬在半空里的鼻子；珊珊不能一下子就那么将它丢开。可是还得在明天就赶回西堡，因为离开课只有两天了。得返回西堡，继续读她大学里的那些书。

整个夜晚珊珊显得格外兴奋，整理着她和林漪在一起拍下的照片，她希望她回到西堡后他能时常去她那儿，最后她想到了在下个学期里她要进入学生会，她担任学生会主席后将会使她在整个校园里引起大家的注意。这些事情使她在心里发出着冲向嘴角边的微微的甜笑。

“我真幸运，我做什么事儿都这般幸运。”珊珊这样地给自己兴奋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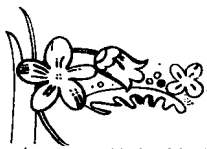
已经三点钟了，外祖母在屋外喊过之后，珊珊还是不能去睡，坐在床边兴致勃勃地对着壁墙上镜子中映出来的自己的那鲜艳的脸，她被这少女现在迷人的酒窝和翘起的朝外露出一只镶金牙的嘴角全逗动了。

女大学生古立在周末的舞会上相识了作家欧阳琛。欧阳琛的情感顿时起了变化，不像对于先前的林薇、吕曼那般来得缓迟，而在他给她的第一封信里就写了这样的话：

“……请相信，无论什么时候，什么情形里，你是我的妹妹、情人、妻子，我都是满意的……”

欧阳琛的信使古立不能确定在起初给欧阳琛的信里约下的日期再去不去他那儿。对于有人朝她倾爱，在先前是有过的，可从都没有这位青年作家这回来得这般猛烈和快。

已是周六散完课的日子了，古立还是不能确定这件事。她在想，她去了欧阳琛那里会不会给他的想法中构成一种印象，即她已经同意了在他给她信里的全部观点，或者说这样一来，将不能自容地使大家谁也无



从摆掉和洗脱将会发生的一件事情，可她又不甘愿就这样把这件事放过，在她的心里犹如有一位观梅止渴的人儿在树下站着，一直地候立了十九年，可在梅荔要热得掉落在那人口里的那阵子儿，却忽然地又被那人想到了里面会不会有虫子，古立显得格外矛盾。因为，对于这个欧阳琛，她只知道他精干，有名望。其他以外的，在她预先思考的关于幸福的因素里还不能显得十分明朗。

古立征得了珊珊的同意之后，于第二日的上午便和她这个素日要好的中学时期同学一道叩开了作家欧阳琛的门。

是学生吕曼开门迎接了客人。屋子里已有了许多人，陆续地又有人进来，不多会儿，主人也回来了。随着大家在一起的攀谈和欧阳琛给她们的相互介绍，先前一直在古立心里盘错着的迷团总算驱除了。她在欧阳琛那里知道了这些女学生是来自七所大学，到这儿来一起座谈欧阳琛的小说。她和大家一道度完了这个周日，这是一个对古立从来未有过的、填满激情和欣慰的周末。

“圣诞日”又是一个星期的周日了。古立宿舍里的同伴们做了要“欢度”的打算。这种想法是在先就有了一种努力。不只是因为她们所处的学校和离学校不远的地方里没有像样的教堂，而是她们起初就不信天主，这种节日对于不是洋人又不是基督徒的古立和她的同学们历来都不会有多少兴趣，三年的大学生活里从来没有把它看做一回事。

教堂设在琉璃街中段朝西的一个口的拐弯处。几间破旧的土瓦房套凑起，圈成一樽八角式的由着土、木垒起的双座圆顶。从里看去全然是通的，一直地通向圆穹的阔宽得由着许多廊道和壁门砌起的通道的墙，加着是圣诞日，又加着大家都是头一回的突然觉到得对教堂有点兴致，所以，这个晚上，墙的内外灯火辉煌。

执事在先一日就洗刮过了要准备的脸，仪服的下面不踏靴子，上旧式的圆口布鞋套挂上去。祭司手里的那本包着蓝皮儿的光泽夺目的书和挤夹在台阶中端由盖上白布的三顶长桌圈起的位子里突冒出来的桂花长褂在这个时候也显得愈加鲜艳，不难确辨穿这桂黄长服的人儿就是这里受大家最信赖、最尊敬的耆宿，依旧是同样的刚洗刮过的不留胡须的脸儿，胖胖的匀称，使本来矮小的身子由于脚下垫上去的木墩儿，在这个晚上也全然变为了高大的喜气洋洋的，红光迸发的抖擞老头。

七点多，教堂里挤满了人，有在这里做事的洋人。国人中除过少许



的基督徒外，多是围热闹的年轻人，辉煌的殿堂里外簇拥着男女。古立的校徽被新添的浅褐色棉纱外罩覆盖着，手由欧阳琛的一只朝后的手拉牵着，好奇和新鲜，包括先前不有若何思考的想法给着欧阳琛朝前的拨开人群的那只手，使他和她的脚同时地从围着看热闹儿的人堆里退却了出来，而又把身子故意地在脚尖上偷偷地移入了由着通往殿堂的那个口，那个伸延在院子中端用砖砌起的花坛处的队伍里，有国人和洋人排列在一起的齐整的天主教徒队伍的尾部。

“你会礼拜吗？”

古立对着朝前的欧阳琛的耳朵压低着声音问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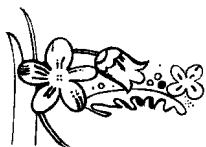
“请不要说话，照着前边人的样儿去做。”欧阳琛的话语也同样地压得只有他和古立能够听见。

于是，谁也不再做声了，全然是懒洋洋的一种神色驱除着初来时的兴高采烈，使劲地使已经移入队伍里的脚跟朝上提起，将鼻子和头屏在前边人儿的脊梢处。手和脚还得依着前边人儿的办法去做，动作跟得迟缓。可是嘴里又不能一起合上去唱，尽然先天有着不完全低等的对于曲目的鉴赏，而这种教堂里的曲子，欧阳琛还是古立，在第一次都显得格外的生陌。

古立已经离去了的宿舍里，大家预先备好了菜和酒。可是谁也不知道今晚上古立去了哪儿？一直地等得不能不使这里的每一位失去了耐性而感到厌倦的情形时，最后决定留下了古立要吃的那一份，就动起了各自抓东西吃的手。

录音机激情尽致地叫响着，曲儿为着女学生们的节日欢呼。于是姑娘们便跳跃起来了，吃喝声、酒杯碰撞声和接踵而来的嘶笑声，在这曲子的最后幸福里是谁也不去想、不去记。“还有什么忧烦，还有什么要去做的和没有做完的事情。”更是无法再去想古立这个时候是存在还是不存在。尽然只是自己，尽然没有男人，尽然都只是自家的队伍。节日对于这群姐妹们如同一枝树上落来的鸟，叫起来总都是那么欢畅，莫管国节、生日、还是洋节，只要大家闹得开心，全然是喜形于色的枝上眉梢。

古立在大家都睡实了的时刻，在大家都不去记今晚上是怎么度过，明天将会有有什么于幸福以外的事情，都是在床上，都是在幸福的最后回味里，轻轻地推开了宿舍的门。直到第二日珊珊问起她昨日晚上去了哪里，去做了什么事儿，她都没有去对任何人讲。在她以为这是她没



有告诉她们先前决定好了的自己要去做的事情，不只是因为欧阳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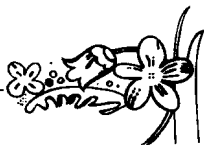
纺织机械，作为古立所学的专业，兴致并没能使她对她的机械工艺课目排得那般紧。对于《圣经》，她第一次读它的时候是在姥姥乡下。她记得是在中学一年级时，是一个人去乡下度过的假日里。起初，她不知道姥姥为什么喜欢那本包着蓝皮儿的书，可在后来的日子里她知道了姥姥对她的母亲、对她周围的所有的人，包括那位向来火气盛满、脾气凶坏、爱喝酒的外公，都是友善的，是这本书使她自己对外公先前的厌倦也变得愈加近乎人情而显得和睦可亲了。可现在，可现在还是和过去一样的不知道上帝究竟是怎么回事？只是有时觉得它不存在，或者就本来没有。可最后她还是不能弄清楚……。“信仰、主义、幸福、需求”似乎又都不存在，这种无有结论的模糊不清使古立坚定了一条最理智、最信赖、最不无道理的就是对一切的将信将疑。将信将疑是一条永恒的永远不会更改又舍不得抛掉的真理，如同渴了需要水喝，而又不必去信奉思考水是由 H_2O 组成。因为各种信念，对于佛教、天主教，一切的和宗教类似的学说和观点在古立看来都不需再花用力气研究它是最好的、最省心的办法了。

自那日教堂后，古立的精神松弛多了，但她有一种信念，她要做善事，要全力地用她的聪颖来改造万物。她觉得她不同于其他女孩儿，她比她们的美丽是上帝赐予的，可往往又由于这种美丽使自己觉得格外珍贵而又陷入了另外一种生怕被人借走或者偷去的惊慌，对于欧阳琛，对于欧阳琛要做的事情，她渐渐地不再觉到她没有责任了，只是这种责任刚刚构起，还不来得那般剧烈。

在欧阳琛，他对于古立的观点却是一意孤掷的了，不管古立对他持什么想法，他都是尽力地从各方面倾注着他对她的爱，他给她买来了许多的在他以为她和他在一起的一种关系而必须得由她自己去读的书。同时又给她选购了他认为只有古立才能去配戴的项链，在古立生日的那天，把它送给了古立。

古立的生日是在欧阳琛家里度过的，他把它举行得十分隆重，是和他的女儿欧阳翡的生日同等郑重。

在欧阳琛给古立亲手燃着了十九根由着各种颜色织在一起的生日蜡烛后，在大家把给古立的生日蛋糕分领后，欧阳琛把最后的一枝蜡烛也燃上了；不管古立领悟不领悟他这么做，在欧阳琛以为最后的一枝蜡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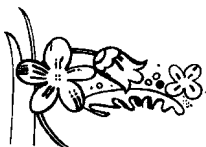


的燃起，凝聚着他的全部，也就是他对她和她对他的全部，或许在古立的先前的十九年里对他毫无意义，或许她自身的生活对她自己将充满着超乎他意料之外的不平常，或许这种不寻常在一开始就是为了他的存在而构成，但在他看来，一切都只能从现在开始，从这最后的一枝蜡烛燃起的地方开始，如同一个在娘胎里就瞎了的瞎子，在没有光亮处跋涉了三十一年，突然地一个晚上看到了光亮，而是看到了一般不是瞎子的人都无法看得到的光明，这就是说全部的希望和毁灭都凝聚在这里了，凝结在这最后的燃起的那个点的光亮处。

“是坟地、是荒芜、是信念、是希望……”一切都颠沛般的注脚样儿地倾淌在这里了……他看着已经泛起的细小的往上跳的弱灯般的不住儿忽闪着幼弱的火苗，他的心情起动得异常沉重。先是一种幻觉，接着是由这种幻觉勾起来的一种信念使欧阳琛突然地站立了起来，两只已经不再是充满激动颤抖的而是已变为矜持了的手把那件翡翠墨玉项链套挂在同时地跟着他抬起眼睛和身子在他的位子对面处的古立的柔嫩漂亮的脖颈上。于是，古立弯下身子由欧阳琛给上面攀上了扣。

大家举起了各自手中的杯子，祝古立生日愉快。就这样，整个屋子都沉溺在古立生日愉快的喜悦之中。

你像一朵陡然移来的云
转眼儿汇挂在这个世界。
有谁朝你招手；
有谁给你呼唤；
有谁知你飘逸得那般遥远，迟缓；
时光运行一十九载，
又是谁使你一忽儿施展；
永恒在磅礴的宇宙之间；
我投入云层辗转着九千
九百九十九个夜晚，
剩下那最后的一个星月，
还得在你腋下度眠；
我枕得那般的死香；
你的周围全是一片无眠的蓝……



欧阳琛读了他给古立的生日诗后，人们全部起立为她祝贺。

蜡烛不住地和着窗外的星星眨动着，兴致使大家离开了位子，古立的腰也被欧阳琛抱了上去。

“你在想什么？”古立对着欧阳琛兴奋时却还是沉郁地看着她的眼睛她的脸。

“我在想我第一次邀你跳舞的时候被他们控制得那般紧。”于是，她的手在他的腰上轻轻地捏了一下，他们的眼睛会意地对在一起了。

在汉阳林薇家里的饭桌上，林苑茹的妻子谷风月发现她的男人和她的女打字员仇莉有暧昧关系之后，即便辞去了仇莉在她那里的做工，在她看来她这么做已经显得有些晚了，完全该在仇莉在她家里做佣人的时候就将她赶走。

这日，一回到家她又对着丈夫为这种事嚷道：

“你怎么又做下这等事儿？”她的语气里带着颤抖。脚步连同被支撑着的保养得好的整个身子雀跃着，几乎要把屋顶几折腾个过儿。

“已经五十岁的人了，也不为孩子们想想。”中午餐桌上丢下来的饭菜被她投入锅里倒腾过后冒着热气在她口里不住地朝外发泄的叫声中震响着推摆在了桌子上。

“女儿下午就要回来。”最后她把她的手在她的围裙上抹擦着，身子便移上了饭桌。

她见他仍不做声，她自己吃了起来。

她知道这样喋喋不休的咒喊在他以为“全是无济于事的纠缠。”三个下午都是这样，她不能去和他离婚又不能把事情闹大，她和他毕竟是这个院子里举足轻重的人儿。

于是，她的语气在她激动过后的情绪里又变为了另外的一个种格式。

林苑茹在他的沙发上一支套一支地吸哑着手中的烟卷，由于妻子提到了下午薇薇就要回来的事，他不能不有了一种办法了，他不吭声。这就是他不管她怎么对待他的这件事，他都永远地不吭声了。他掐灭了手里正燃着的烟头，走向饭桌抄起了给他盛好的米饭，拨上菜，又退回到他先前的沙发椅上。

又是先一日的谁也不再言语的吃饭声。

离开课再有十七天了，吕曼读日语的事还是不能确定下来。



吕曼舅舅家后院低处的那间潮湿的小屋里，欧阳琛一进去，吕甫云刚睡醒后疲惫地打着哈欠儿的两只缠满厚茧的手，在那挽起白褂衫袖筒的弯曲朝上的肘臂头上靠着他的耳根深处往外划着。

“你又来找她，好几日她都不在家了。”接着是泡肿的眼角处堆起懒洋洋的微笑，依旧是谦和地十分恭俭友善地让欧阳琛坐下，向他递过烟。最后，才把放松了的肥胖的腰移落在欧阳琛对面的硬椅子上。

欧阳琛没有介意吕甫云对他的傲慢，但是，他已经不能不觉到这种纠缠是不会再有多少结果。一种迫使你马上离开这里的感觉告诉他，他的身份和他处的地位不能容许吕甫云对他持这种态度，好像是他来借他的钱，而不是给他的女儿和他们家里什么幸福。可在他全部的将要是心灰意冷的最后情绪里，他还是使出了一种勇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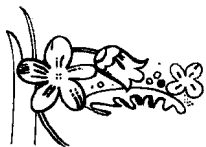
“大伯，你听我说……，”可不等欧阳琛讲，吕甫云又是和上次一样地抢着先叫了起来。

“你得为我这个家想哟！”这男人操着浓重的山西音，“难道你一点儿也不能搁在我们这些做父亲的位子里去思考这桩事，她妈妈死的早，做舅舅的和做父亲的是一个样儿。”拉长了的含着训导语调的吕甫云的声音愈来愈响亮”。父亲就得考虑娃子们的事，三个孩子就她一个做了工。”显然他又指的是吕曼。欧阳琛知道他还是上一次的那些振振有词的道理。

“这个我知道……”可欧阳琛的话又被吕甫云打断了。

“你知道、你知道还来找她，你知道我们这种人家，做工是多么艰难的事儿。这个院子里住着五六户人儿，就她这般大的姑娘，七个都找不到活计，女孩家不做事总会有叫人操不尽的心。”在欧阳琛再不做声响的好长一阵功夫过后，吕甫云的语调终于慢慢地缓和下来，刚松惺的还未完全换过来的眼角上渗出了道道慈祥的纹。“你抽烟吧！”接着又是一阵凶猛的咳嗽。“你看，我的老毛病又犯啦。一到这个季节就是这样，上了年纪的人儿总得这样有个个没明日的凑合着挨呗！”

欧阳琛接过吕甫云给他递上来的烟，接过吕甫云手里随着朝外发出的不间断的咳嗽声而颤抖地给他划着的火苗，注意上了他的头发，尽管才近五十岁，额头上皱纹处已显得渐近残年。一种印象，一种印象使欧阳琛不再觉得面前的这位老头是不容你讲半句话的横蛮。同时地使他从他那里看到的从未有过的一种慈祥，不能不使欧阳琛改变先前的主意，



他应该为他去想，为他们全家去思考。他的身子在现在的时候只能是决定着怎样离开这屋子，他将烟头捻灭在烟灰缸里，摘下了那副他时常带着的，不管在任何场合、任何情形里都不轻易摘掉的水晶茶色墨镜。

一直地在里屋里，听着父亲和欧阳琛说话的吕曼在这个时候却穿着一件绛红色旗袍轻慢地站在了父亲和欧阳琛面前。

“对不起，老师，父亲不该讲我不在家。”

吕曼的出现使吕甫云和欧阳琛没有了主意。更主要的是吕甫云突然间连看她都不愿看的脸上罩上了一种忿怒，这忿怒裹着不安和躁困。

“你难道非要这么去办，你难道就不顾全这个家和你的父亲一点面子！”当然他把“父亲”两个字咬得异样的重，他是要女儿明白他的“父亲”的全部意思。说着，他的身子和腿在椅子处朝外把了个过，弯驼丰实的背像一堵墙一样给着欧阳琛和他的女儿，做着过分生气的样儿。

欧阳琛戴上了他手中的墨镜。

绛红色的旗袍扶摇着吕曼细软的腰，直延伸到从地面吐出的红嫩脚板上。欧阳琛的目光从吕甫云靠椅子的背上移了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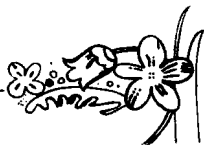
头发在细软处蓬松着，软绵绵的弹簧般儿的透着下面的绛红。欧阳琛不敢去看，她给他的印象不再是先前第一次见到他时的一位女中学生，而在她的现在，丰富和万象封闭着整个蜂跃般地往上鼓的乳，他不能想象一件不引人挂眼的洗得发旧了的绛红旗袍居然能勾出世间稀有的少女最美的绚丽的线，犹如屏风玉帘。那只他曾经握过的纤长细嫩的手交搓着缀在这屏风玉帘的挂冰处。他给自己又点上了一支烟，端起了吕曼给他递过去的茶水，将意识和眼睛尽力地徘徊在这烟团和茶水朝外冒着的热气中。

“这件事，我会有我的主意和想法，老师，明日午饭后我去你那儿。”

于是，欧阳琛离开了吕曼的家，回到自己屋里的时候，古立已等得不耐烦了。

先前计划的吕曼读日语的事被搁置了下来，在这件事的努力上欧阳琛显得不有经验。

和先一日一样，旅游系工作室里，秘书温其恭在做完打开窗户、洗擦地板这些必须由他每日到来时先得去做的事情以后，回到了他的软椅上，依旧是先一日一样的一杯龙井茶水。这个时候院长工作室里突然通来了电话，他便依着里面的意思匆忙地朝后院走去。



教学楼离后院要走完几处长长的廊道和五排旧得有了年纪的古式平瓦房，还得再通过用作学生们操练时的一个大的操场，最后才是有着由许多齐整的树木围圈起来的刚粉刷过的后院的墙，墙子并不高，在茂密的树的枝叶深处蜿蜒里去。

渐近寒冬，地上掉满了簌，先一日清扫过的光洁的路面上又被冷风撕裂下来的枯叶在一个晚上铺满了，温其恭踩在这软绵绵的叶子上走入大院，直朝二楼院长工作室奔去，黄叶在他的脚后发出微弱的不清脆的唼叫声。

和蔼的红光焕发的在笔直西装上面有着打上油的光亮头发的使你一见都觉到他是亲切的、五十开外年纪的中年院长，坐在他工作椅上，抖擻地持着一份《朝日新闻》。

温秘书刚踏上那镶着绿丝绒地毯的院长工作室里，院长就对他这样说道：

“你相识一位叫什么欧阳的画家吧。”听得出来院长不能完全记得下那位画家的名字了。刚站在院长面前的温其恭的身子不由得一酥，他不能清楚院长今天叫他突然来问的不是他工作分内的事儿。但他马上又从院长对他问话时的脸上显有的热情里使他再不显得过分局促。

他告诉院长那位画家是欧阳琛，是他很要好的朋友，出乎意料的他这样说过之后，院长对他愈加显得已往的亲近，仿佛他和欧阳琛的相识能增进他和院长的友谊或者缩小部下和上级的一种距离。他坐在院长对面的沙发上。院长工作屋里的女秘书送上了茶水后，退出了屋子。

接着，院长对他讲了他为什么要让他来，是要他帮他将一幅欧阳琛留给他那里的画先带给这位画家。至于为什么，院长没有告诉他，可在最后他站起来要离去的时候，院长却又一再地站起来，要他告诉那位画家，他对他表示感激和歉意，他的态度始终是不变的。令你激动的也是和蔼的，全然不是官长给部属安排，而是他求部下帮他办事情时的温和。温其恭愈来愈不明白，但他又不能去问，现在对他只能是喝完了院长让女秘书最后端给他的那碗上等咖啡，带上那幅委托他转给欧阳琛的画匆忙地离开这里。不管他乐意不乐意于这样去做。谁又叫他非要是欧阳琛的好朋友呢？

当日下午，他把这件事告诉了欧阳琛，是在欧阳琛的工作室里。

是欧阳琛先前不能意料到的。他给老师孟玉薇女士作的画，被他的